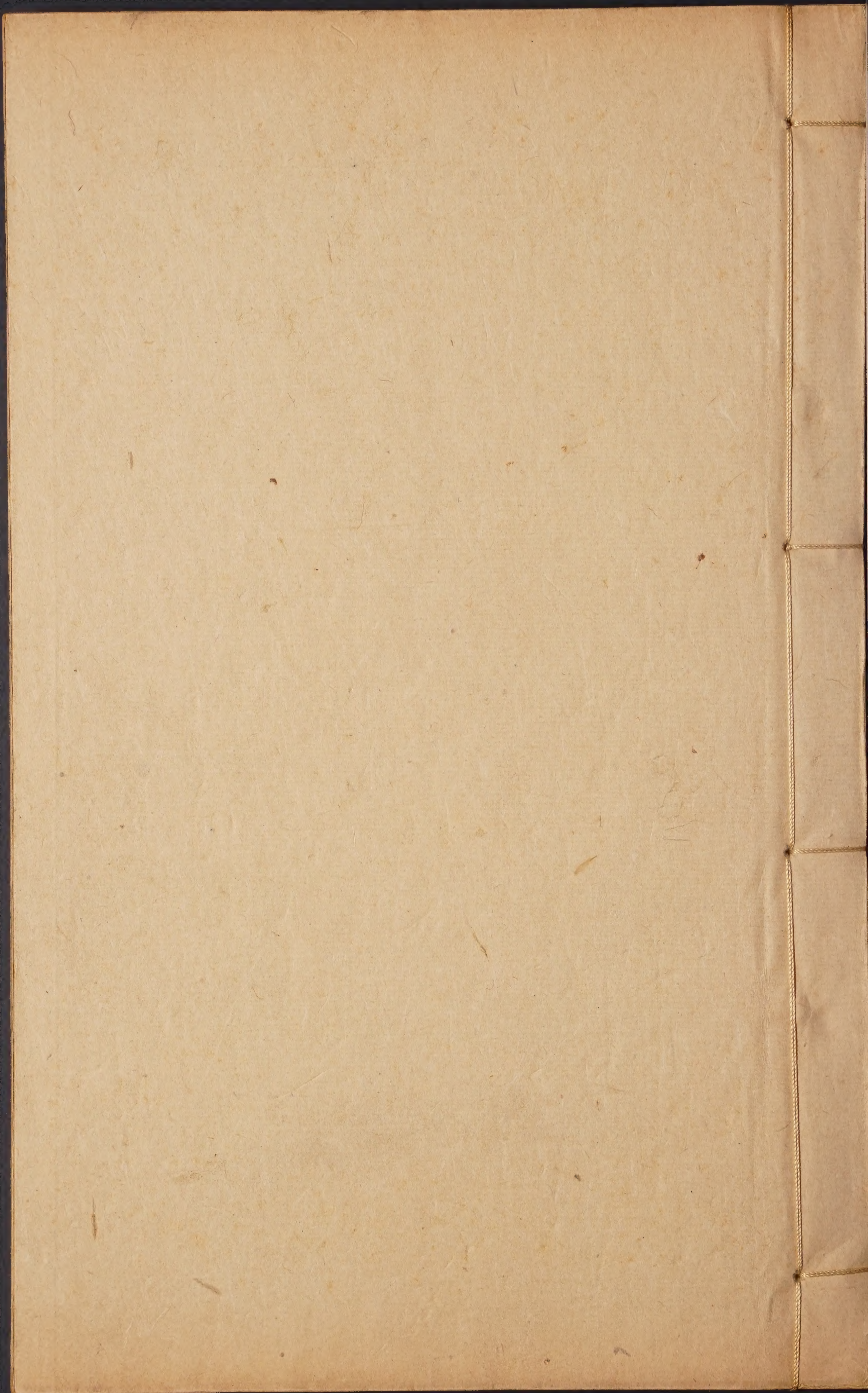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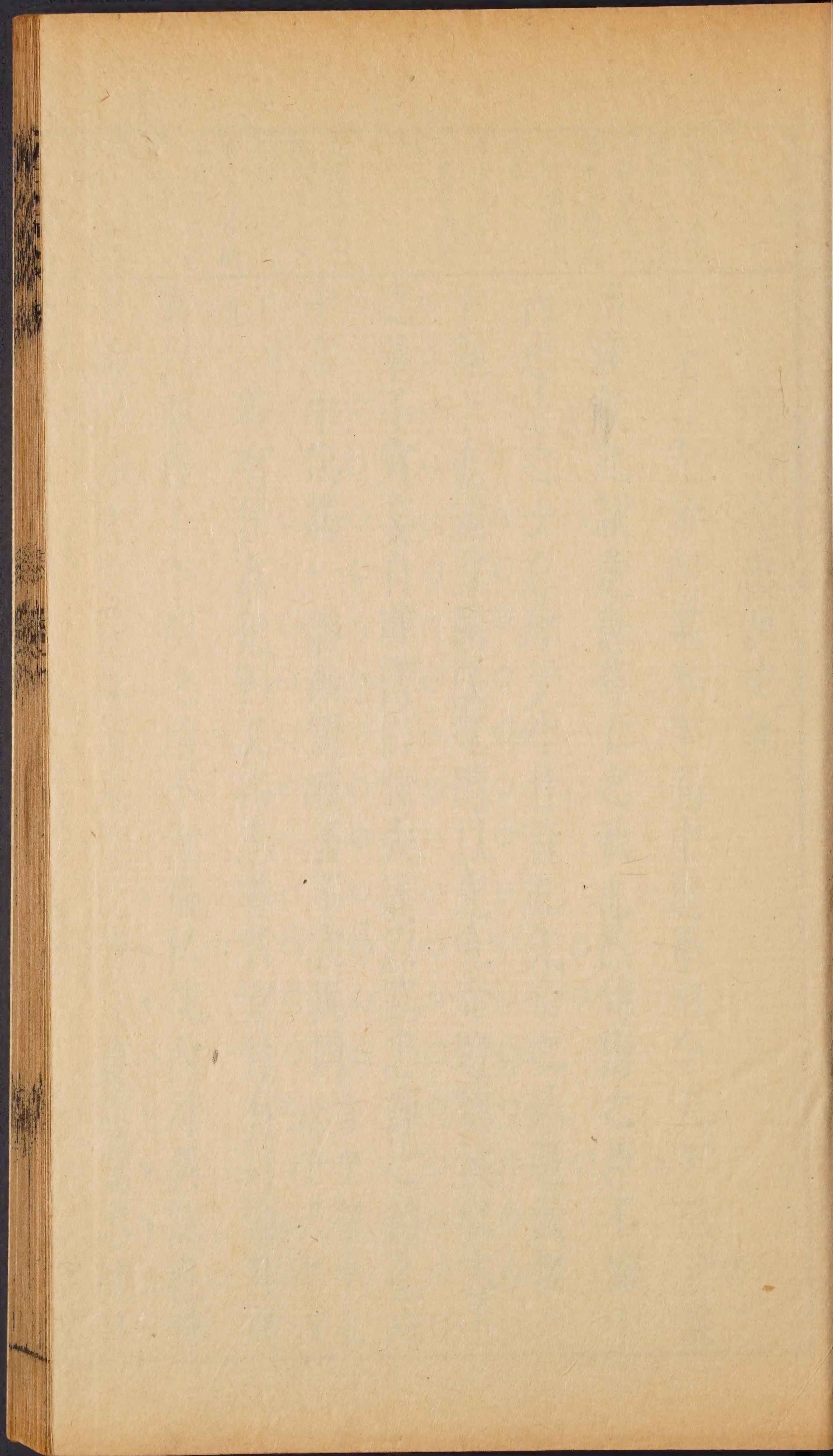




諸葛亮出漢中疏

規模正大志意深遠詳味乃見吳魏二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篇中凡十三引先帝宜着眼

先漢後漢之治亂在此內外異法最是害治非深識治體者不能爲此語也

侯所言軍與事極少而惓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府中宮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

惓于進退之間

此所謂引拔賢才布列庶位

名言不刊

數句見先主孔明平日所講論者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囑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

至本布衣一段自叙出處之正

獻帝建安十三年先主敗于當陽長坂此傾覆也先主遣亮結好孫權權遣與周瑜戰曹操于赤壁此受任于敗軍也先主留亮據荊州此奉命于危難也名正故言順

得大臣體

此段收到攸

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牁郡町縣東南而入海）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禕處極有關鎖以討賊自責以興德責攸之等又以察納雅言望後主可想當日懇惻之情諫法用寔法相道兼師道使人凜慄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蘇軾曰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鳴而開物成務之要綜核名寔之意自見于言語至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

林希元曰孔明三代以上人物其議論深達治體忠誠出自肺腑而詞氣溫厚和平一唱可以三歎與尋常所作自別

張以忠曰忠武此表詞意暢悉志氣抒展忠義激發爭光二曜豈獨以其文章而已

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脉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參看

出師表言辭激烈對越鬼神

出散關疏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昭烈賊謂曹操）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蜀慮其并）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并兩日糧為一日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疲于西謂魏方起兵應亮關中響振）又務于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

條陳利害纚纚石畫而諷諭之意不一而足非識時勢者不能言非抱忠貞者不欲言也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水論只如諸葛孔明

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郎（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能談王霸後盡爲孫策所據故亮以議當時坐談之士）各據州郡（繇據曲阿朗守魏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袁紹拒操于官渡紹緇重萬餘在故市烏巢時曹操糧少議欲還許避之曹公）危于祁連（西城國名）偪于黎陽（黎陽屬河朔袁譚據之曹公用兵吳蜀譚兵逼追其後）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曹

前後出師表何嘗繁詞

出師二表不必言忠而讀之者可想見其忠

讀表至裴趙雲一段讀詩至杜陵論孔明詩眞足墮淚所謂伯仲之間見伊呂

公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曹公軍驚駭蹤踐墮漢水中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于潼關操將北渡與許褚于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合肥東南巢湖在焉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晋夏侯淵屯守漢中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章武五年北駐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賨音叢夷稅曰賨季漢

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嗟嗟孔明之用心亦良苦矣

兩舉曹劉難料之事

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賨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雖三國鼎立藉民為兵悉師攻守住則有守城之勞行則有戰伐之苦而糧食財用皆不可闕若不伐賊必須嚴守是住與行勞費同也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先主將劉琦之衆過襄陽荊州人多歸之北到襄陽衆十萬餘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車至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兵五千往追之及于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伸討賊之意盡託孤之責真足以風萬世為人臣者

一篇主意全在末處歸結

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昭烈進兵圍成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惇）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毁敗（吳孫權遣呂蒙襲關羽定荆州）秭歸蹉跌（先主復仇為陸遜所敗）曹丕稱帝（曹操子丕廢獻帝為山陽公自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陳仁子曰國讎必報國恥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為弔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為復讎刷恥出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日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

讀出師前表賢邪臧否是孔明識治道之大規模讀出師後表偏安兩立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比之晏安江左者豈足以知孔明心事哉

眞德秀曰三國非無文章而獨取武侯二表者以其發于至忠也

張以忠曰歷言臣所未解則成敗利鈍何謂不能逆覩哉蓋有悲痛不忍言者矣篇中語語流自冊衷洒血吐肝不能自已讀終不覺隕涕

太和二年植還雍丘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二語為臣子者一服急藥試雖未必有功憤鬱之情固自可念風雲之志令人驤首

曹植求自試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飡所繇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孝經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

神雋

爲此二方發憤

臣主相疑極矣而請兵焉何不智也

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麗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詩云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諸侯被朱組綬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史記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

子建文甚有骨其人亦不弱

秀艷之中仍自沉快覺筆下雋氣橫越無方

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高鳥淵魚喻吳蜀）未懸于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于君父也（耿弇討張步欲擊牛釃酒以待百官乃出戰自旦及昏大破之）故車右伏劍于鳴轂雍門刎首于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雍門雋齊烈士也越伐齊冦至齊境雍門雋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爲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冦境甚于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割也慢主爲轂鳴陵君謂越兵）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

植意在此

其詞其調俱從寸心抑揚

絕無摹前人口吻處

口腕都靈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爲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兵奮卒繇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挍之

筆致多淋漓慷慨

一然一否反覆情盡

比陳孔璋文于書犬而埒朝士于養豕不開太字罵人一案

瑟雖工其如談虎色變何

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而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身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光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

莫風雋氣神思流溢

植是時遭謗貶王故云然

可謂神妙也志欲自効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勳著于景鐘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秦將孟明氏爲晉所敗復使爲政卒敗晉兵魯將曹沫與齊戰三敗魯懼割遂邑之地以和後齊桓與魯君會于柯桓公登壇沫執匕首刼桓公乃盡還侵魯之地絶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楚莊王與羣臣夜晏燭滅有引王美人衣者美人乃絶其纓以告王曰飲人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絶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前絶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爲晉兵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力疾鬬大尅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

其情悽而志激低徊宛曲盤旋無限

辨才知己之難千載偕痛

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臣竊見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聲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騏驥負轅不進遭伯樂而長鳴伯樂知其爲驥也盧狗悲號。韓高彥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博局戲也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選門下食客毛遂請處囊中欲脫穎而出何況巍巍大

因以寡怨君所未知不容失身蓋嘗試焉

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霧集滄海雖無補益猶不敢默）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王世貞曰英英露奇惓惓陳悃有才有識之文

張以忠曰委蛇悽惋慷慨激昂罄文士之情極才人之致宜其縱橫一代領袖諸豪

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時太和五年

魏晉以來畢境第一能手宜其目中無陳琳諸子也

親氏禁錮懿親豈是自樹之道植言雖委曲懇惻如不能用何

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于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屛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爽差也）親親之

我躬不閲遑恤我後深于

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皇后稱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紫闥禁闥也）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

凾者也子建有詩人之旨矣

雅人之語雅人之志

才甚貫意甚悃情甚眞可歎可滲汲黯以忠直願入禁闥植以文章願侍左右各有所好

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武弁武士之冠解朱組佩青紱組紱皆綬也駙馬奉車趣得一號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珥揷也揷筆謂侍中職岑彭謂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張安世持橐簪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冊

悱款于辭善挑人隱腸

此才人之所擅者也

語若依人

情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晏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曰鹿鳴燕君臣嘉賓也棠棣燕兄弟也）下思伐木友生之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淮南子曰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然其鄉之者誠也）太陽雖不為廻光然向之者誠也（葵藿草也傾葉於日）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

類亦以決潰爲快包藏不言禍只不可測不如言之此正子建遠言處悲哉

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友于兄弟）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于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之怨谷風有棄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鶴立不專申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李夢陽曰曹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效重本敦族

之計而顧欲剪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睹事扼腕予于是知魏之不競矣

郭正域曰揚光露采不能自閟命世之豪

張以忠曰此與求自試總是寫出鬱勃至情以見本意之無他詞逾懷而志彌苦矣其文特婉轉流灑風雅温醇一時獨步

植蓋自負文妙一世論仲宣諸人雖或擅場而未能一舉千里也

彌修文最高故獨云高視

與楊德祖書

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崔寔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澤八澤之外有八紘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騫或作軒字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

即此一事便卓越千古

植有自任意其寔非諸子所及

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欲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流通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利於斷割劉季

子建蓋以今之仲連自許

如此說性情乃至

覩此文子建多自出脫語

緒劉表子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掎居蟻反偏引也摭摭之石反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絕業終身不談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

多自占地步語亦信其文之必傳也

辭賦小道果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

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

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數與修書

郭正域曰今少負時名輒沾沾自喜者聞子建之風

可以少媿

張以忠曰此書見地甚高持論甚偉曠懷奇致亦足想見一班

又曰班史而後文章妙一世者唯蔡中郎與曹子建俱是天才駿發獨濬靈根不走前人繩尺故能各臻神妙

此段俠氣豪風凌轢千古曹臨淄在當時有才不得大用故托之豪放如此

然日不我與至如何是借日之短以見己交誼可謂文中有岳

按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

與吳質書

前日雖因常調。常會得爲密坐。接席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于前。蕭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鳳喻文虎喻武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喻有文武之道雖不見用且快我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日也急節。遷移速也面有過景之速。面謂

于扶桑是謂晨明夜則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此篇所謂頓羲和之轡閑濛汜之谷蓋本此

名喻

此數語思巧而意隽言墨翟不好樂而朝歌不好樂何為過之而

相見日也別有參商之澗參商二星常不相見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六龍日車羲和日御抑之頓之使光陰少畱折若木之華折取若木以拂日使之還却閑濛汜之谷濛汜日入處閑之使日不得入天路高邈良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遠也若復面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朝歌是吳質所治之處復申詠之也可令憙傳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珎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有故貴耳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

迴車是彼有不知樂之蔽也足下正值此縣亦助我張目怒之

翟不好技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技而正值壘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王良 伯樂）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楚叔敖 鄭子産）願足下勉之而已矣

鄒泉曰此書淸越如秋水圓轉如盤珠至叙交情處餘情種種末規爲政處處美意殷殷

張以忠曰氣豪神駿

歷叙平生辛苦令人酸楚其孝心誠切溢於言外而辭氣温厚和平又若自肺腑流出不易尋常文字典孔明出師表殆不相遠察臣舉臣拜臣除臣文法亦錯落可喜

李密陳情表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無所依倚）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惟形與影自相弔問）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

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胄紹漢正統名正言順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君何忍自称蜀爲僞朝乎讀此毋爲不滿

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慢怠）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官至尚書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迫也）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

告終養文之祖

迫切之情堪以流涕

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返哺其母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妾病謂其子顆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命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耳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按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常解帶蜀亡晉主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解官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遷漢中太守後

以遷遲怨望獲罪竟死

李格非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數君子在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

張以忠曰流自至情不覺言言欵惻

又曰僞朝一語久爲論者不滿然或經當時史臣之筆固未可輕訾也

此文叙景感懷綽有佳致

梁昭明太子以天朗氣清四字類秋景故不入文選然天氣晴朗春秋皆有之原非謂清秋也

詞氣甚蕭洒

此下極言死生之变使人

王羲之蘭亭序

永和元年（晉末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祓除不祥也）事也（韻語陽秋云上巳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謂之祓禊修者潔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已上言蘭亭景物之善）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蕩形骸之外雖

覌此文之終而意愈無窮

情隨事遷是上下文之關鍵

一游一咏而寓許大感慨所以傳世

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寓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往也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歸有光曰此篇當與春夜宴桃李園序參看其逸思

高致若出一人之手李崆峒每喜讀之以

爲奇絕

張以忠曰逸少命世之才故非任意放浪者此文逸

情高致寄托政遠

衆尚發論俱有繩尺而俊逸之氣時隱現其閒

品藻處沛乎有餘文法幻變

序有格言

世道衰微

袁宏三國名臣贊序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鄧析子曰聖人宰匠萬物之形鄒陽曰聖人制世御俗獨運于陶鈞之上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肱股肆力。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至于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靡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至于爲君之體爲臣之分冥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則風聲靡被可以訓戒于載故二八舜舉八元八愷用之于堯時也升。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

文法又宕

語有分曉

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主執圓臣處方）于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値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于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顚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

漢文賢主賈生不見用與無君同非為當時無明君也

荀彧

文若之死縱不得稱忠然較之華歆伏勗漢廷逼帝禪丕華竟天壤

荀攸

三荀優劣具

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與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曹公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繇斯而談

見　崔琰

故以大存名節至此身爲漢隷而跡入魏幕源流取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旣明名敎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旣明仁義之道且寄迹于名敎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以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以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以不與魏武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于前來哲攘袂于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敎束拘拘一作物者乎孔

諸葛亮　數語已足盡武侯生平矣　周瑜　張昭

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命受遺作相劉氏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于伯符（孫堅字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于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孫策卒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之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神情所涉豈徒謇諤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不聽稱疾不朝權恨之以土塞其門昭又于內

蘇子瞻題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以立封之權既即位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夫一人之身所昭未異而用捨之間俛有不同況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贊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敖

鯤曰說出古今君臣離合意思大略都盡而體格嚴整間見疊出反覆讀熟可為一唱三嘆

張鳳翼曰序所列魏國人才皆取其為漢秉義甚得

子奪徵權

張以忠曰低昂衡量故自不爽而格調清嚴神情疎越更不可及

又曰贊計二十人而序中六人蓋尤所亟賞者歟每叙一人輒間發議論極其藴籍

此文鏗鏘慷慨最饒古趣亮父琛爲會稽太守亮少時隨父會稽元帝聘亮妹爲皇太子妃

庾亮讓中書監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洛陽)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元帝)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遡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繁多也)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

一篇之旨本待明醒

其心事可使在城市而不喧

七族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六姓二竇閻鄧梁何也並進皆不假姻戚而進也

雖寒微每見容

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亮明穆皇后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並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緣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

庾公識此亦非實意深與之比而滿極而流卒取禍敗豈與寫貫溺人耶

清真玄遠

盡情暴白心事怛夷

二相謂王敦王導

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繇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是以疎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冐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誠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

觀其詞氣則富貴寵榮所不能忘却是真奸詐

違命則苦臣雖不違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恥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冊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張以忠曰此表於戚黨之禍遠覽深慮似非無見然其旨要在避嫌免禍永固寵榮殊無畏盈懼滿之意所以後來幾與六姓七族同歸覆敗

假山靈而言首假山靈勒移之意泛論夫先處而後出者尚未說入事寔筆氣瀟洒寫景絕似芥字綻字下得甚工

先貞後黷暗指周子

孔德璋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乃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衰志倦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值薪歌於延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薪人曰云云遂爲歌二章而去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始終參差歧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乍廻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

說人周子語憂金石讀之令人賞心晋盼不能已已

俊言諧舌

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子平仲氏既往○仲長統山、阿、
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顒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
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日此顏闔之家歟闔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日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亦不可得者也習隱南郭○莊子南國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竊吹
草堂濫巾北岳○言顒盜名草堂濫服幡巾有如南郭濫吹等也誘我松桂欺
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
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
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
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代桀因光而謀湯得天下已

風雲泉石林峦草木四句極力描寫

而讓光光遂負石沉河而自匿涓子不能儔(涓子齊人餌水隱於岩山能風)及其鳴
騶入谷鶴書赴隴(鶴書鶴頭帶書)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
俗狀風雲悽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
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上者皆銅印黑綬也)誇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朴諠囂犯其
慮牒訴倥偬(倥偬苦也窮困也不暇給也偬倊作宗)裝其懷琴歌既斷
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
往圖(漢張敞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陽翟令以化行有異遷京輔都尉)架卓魯於前

王介甫喜誦稚圭移文愛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清松落陰白雲誰侶之句以爲奇絕蓋其用字用句全是推敲出來目爾膾炙人口

以下又假山灵之意移之

錄（後漢卓茂遷密令吏不忍欺　魯恭拜中牟令蝗不入境）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　翼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左傳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　注九州之牧貢金也）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清松落陰白雲誰侶礀户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竚至於還飈（音）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踈曠也東海人　故曰海岸蘭蘭佩也）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間之慙　乃周子之愧）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西山乃首陽山也夷齊歌　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馳東皐

不許再至句法遒勁詞氣飄逸叙述山靈訕嘲慚愧之狀無一毫烟火氣

剪截結撥更覓奇思逸趣讀之兩腋生風

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栧音亦上京。雖情投於魏闕宮門也言其高大巍巍然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耻。薜荔香草也說文四滿而下根可為叢蒙耻無耻也碧嶺再辱。丹崖重滓。毀也言山之草木且羞見周子周子尙何面目復見山靈乎塵游躅於蕙路躅踪跡也汚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而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枝柯也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俗士逋客蓋謂周顒也

樓昉曰北山建康蔣山是也周顒所隱之地此篇

當看節奏紆徐虛字轉摺處然造語駢麗

下字新奇所當詳味

張以忠曰奇爽名雋高華秀逸俱是心靈濬發出來

一字不經人吐

又曰虛字轉折極有血脈不獨以新彩爲工

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晉之風俗人才政事一一如指掌本太史秦楚之際月表來追述司馬宣王不過言其才足有爲非有創垂之德所以見異日子孫陵替蓋繇祖宗積之不厚耳

干寶晉紀總論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晉記曰魏武帝爲丞相命高祖爲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晉高帝歷事魏太祖文帝明帝明帝時位已至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于農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艾爲魏典農綱紀上計吏見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爲掾泰爲荊州從事司馬宣王鎮宛識之歷兗豫州刺史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孟達爲新城太守反晉高祖親征之斬達公孫淵爲遼海太守反高祖征斬之高祖

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專恣高祖奏廢之後爽竟以反誅王陵謀立楚王彪高祖襲之陵請降送京師自殺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于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大象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象大法也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夏侯玄李豐作亂景帝誅之欽誕寇外。揚州刺史文欽謀叛世宗討之欽奔吳鎮東將軍諸葛誕有貳志太祖討誅之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淮浦謂欽誕也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即分諸軍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分道入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

追述創業之目便

尚多溢美景升晉人不得不如此言之

盛稱一統之盛所以見子孫之偏安江安者為足慨

之錫。魏主命太祖為晉公加九錫又進爵為王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于伊尹。至于世祖世祖晉武帝也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晉欲伐吳羣臣或然或否惟羊祜上疏以為可伐故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王濬杜預汎舟三峽。介馬桂陽介甲也介馬馬被甲也左傳云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

者之開基本以篡逆其後宗室自相魚肉

舍外閭不閉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駿爲太傅作亂被誅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廢爲庶人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高辛氏有二子長閼伯季實沈不相睦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師尹無具瞻之貴而有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號帝曰太上皇中書令繆播云太史稜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聽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

得之易失之亦易

此段文勢淙淙如流泉聲响不可斷

惡陷于成敗毀譽脇于勢利于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內諸夏也外夷狄也此五胡亂華之始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李辰石氷傾之于荊楊蜀流賊反發兵攻之兵不樂西征李辰因誑之作亂石氷應之大略楊州劉淵王彌撓之于青冀劉淵作亂于西河攻破郡縣自稱為王王彌攻破東莞青州等郡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二帝謂湣帝懷帝也劉曜等入寇二帝蒙塵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材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

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

敘宣帝至懷愍已詳晉家興衰之迹而晉之所由衰尙未闡晰故復以古先哲

王起其端而又備發其哀亂

此段化左傳語

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巳而不謂浚巳以生也左傳子產告趙宣子母寧使人爲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晨風鳥也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左傳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哲之官忠信之表慈惠之師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于家閭邪僻銷于胸懷故其民

論國家安危之本末及晉事而先以周家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所以致王業之艱難次第俱陳後纔以晉之興反上

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于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禮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僻主謂邪僻之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吳公子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列國歷言其治亂興亡之故）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頴實栗即有邰（音胎）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

歷叙周之哲王所以見享國長久繇于祖功宗德

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槖于囊陟則在巘復降言人從公劉者或升山或下原反復重苦也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此段爲賈后伏案

繇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也）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煩辱女工之事）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又肅肅兔罝施于中林）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天保采薇皆詩篇名）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

運筆奔莽有
司馬子長法

十五王謂后
稷不窋鞠陶
公劉慶節皇
僕差弗毀俞
公非高圉亞
圉公組太王
王季文王也
十八者如武
王成王康王
并上十五王
也

纂弒得國意

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靜安也）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人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司馬景王廢齊王芳）

在言外

數十條次晉事如見

創基本立異于先代而朝政之失又先代所未嘗有時事如此安得不迄于亂亡乎

不得如太甲反位于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齊王廢高貴鄉公髦即位被弒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共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不二謂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太康以後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廢黜六經之學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道而狹節信放濁者言放誕而行汙濁也守節而信實者反鄙狹之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蕭杌未詳或曰蕭然自放杌爾無為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

泄泄之象寫至婦女可爲

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劉寔字子眞疾時貪競著崇讓論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劉頌字子雅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爲襃顏所駁事不見行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傅長虞爲司隸校尉前後執正糾彈百僚而不見從其婦

曲盡爲賈后伏案

阮籍之行以下証前以老莊爲宗數句者所以釀成懷愍之亂

女莊櫛（音側）縰維（音壬）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音徙）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契龔也）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子常居人前今

觀此一段殆無一事不足階亂者

何以在後純日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之先爲市魁故以戲言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言戎狄彊獷歷世爲患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上書云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于今日也上嘗問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對曰桓靈也日朕克己爲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若也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傅咸奏貨賂流行○魯褒作錢神論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平王之時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吳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范燮

有識周室發祥豐鎬而邇本后妃自古王業之興未有不繇內助者迨其衰也亦恒必繇之此云不特係一婦人之惡非輕貸賈氏蓋云常時事事非謬感慨之意溢于言外

反自鄗陵之役使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惟祝我使速死無及于難賈誼上疏云國家之事可謂痛哭者一也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于六宮韓午助亂于內外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賈后惠帝后六宮取象坤數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妒忌淫亂事也言晉不道而致敗壞豈獨係賈后一婦人也懷帝承亂得位羈于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巳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懷帝生時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傾覆惠帝立愍懷為太子賈后無子廢太子矯詔殺之武

讖語亦蕭疎質雅

可見符瑞未必爲福

帝子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章度封成都王拜屯騎校尉趙王倫篡逆章度謀舉義兵迎天子孫秀之亂欽度圍趙王倫遇害士度封長沙王拜屯步兵校尉齊王冏驃騎士度攻冏縛于帝前河間王顒欲廢天子立成都王士度與戰遂爲顒所誅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琊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繇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黎爲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晉承黎之

後故云 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郭正域曰著論擬過秦多而引詩如匡劉然其風力

則晉之靡也其論晉之民風形神俱逼

張以忠曰叙晉室興廢之故識力鑿然議論排宕可

謂發舒暢盡

又曰末結言大命重集而推本之于淳耀之烈

明乎非晉之德足以凝命也景升晉人當

時畧無忌諱若此

歐陽公嘗言兩晉無文章獨有此歸去來辭一篇其辭義夷曠蕭散雖楚聲而無尤怨悶感之病

意興高遠韻度蕭散游息之暇諷之詠之可以滌塵襟而生逸思

此一節述其歸去之由晨光熹微蓋言晉室將亡之

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蕪謂草也）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謂雖爲官今將歸去是來者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行舟歸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謂其所歸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奔喜而至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稚小也候門何候潛到也）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昔蔣詡幽居開三徑潛亦慕之言三徑已荒蕪惟松菊耳）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柯木枝也怡悅也言其枝柯相掩覆以爲可樂故悅之）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

喩

陶元亮之歸去來有野鶴任風閑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洒

雲無心二句比已之時行時止撫孤松句又比晉將革命已當靖節也

此一節述其歸去之後景

易安○季郭先生妻曰以結駟列綺所安不過安膝言審思此事則所須非廣遠容膝亦可安也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田園之中日日游涉自成佳趣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策杖以扶老弱周流而憩息也矯舉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于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自爲縱逸也言鳥晝飛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謂賞其堅貞故盤桓而戀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深長貌壑澗水也謂行舟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馬以涉之也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物之美交游之樂　此叙其歸田明農有萬物靜觀皆自得氣象　此一節断盡歸去來辭一篇之旨樂天知命之言超然自遠

而始流欣欣生意貌涓涓泉流貌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觸物興懷歎其昔行今止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京都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論語植其杖而耘往植立也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淵明樂夫天命無營無求決于歸去而無疑也

黄震曰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遂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韵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

命曰辭迨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韵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机杼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也

張以忠曰此文神骨風韵蕭灑絕塵而議論俱卓爾超邁在兩晉間故稱絕調

示王道天道人道之得失說起得序春秋傳之体

范甯穀梁傳叙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簒盜者國有。滛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嶽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氷。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

字字雕琢句句雅馴

首言周道衰陵故變風變雅之音作以至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此正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故下文即言不能復雅而春秋于是接乎隱公因之以托始

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横流（滄海横流喻世道之散亂也）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備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拯頹綱以繼三王鼓芳風以扇游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

識春秋莊嚴之体

翻駮精詳

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者之旨則一臧否不同褒貶異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初鬻拳强諫楚文王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文公納幣爲用禮（文公元年冬使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公羊傳譏喪娶也）

此論純正而章法句法亦妙

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納者內弗受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不受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祭仲者何賢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君是鄭昭公忽祭仲與宋人盟廢昭公忽而立厲公突後厲公命祭仲婿雍糾殺祭仲不克厲公出奔蔡昭公復立）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彊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

以理立論精當學者誠盡泯意見獨會聖真即六經皆註腳何況三傳

再評王傳得失而終之以自任

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父子異同謂劉向好穀梁劉歆善左氏）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林希元曰此序說春秋本末及三傳得失最明白痛快然文体至此覺已漸發露無復秦漢渾厚氣象矣

張以忠曰識議純正詞局宏雅而折衷三傳更深得春秋之旨

語甚新麗

叙紀莊而不拘是一能手

范曄皇后紀論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后之猶言後言在人後也）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而論婦禮也）九嬪掌教四德（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也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世婦主喪祭賓客（婦服也明其能服事于人也此二十七大夫周禮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也）頒官公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也亦如太史之于王也彤管赤管筆也）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同響）

詞采奕然筆法森然

以上論其善可爲法

齊孝公孟姬華氏之女從孝公游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險謁私謁也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見魯詩宣后晏起姜氏請諐諐音愆過失也周宣姜氏齊侯之女也宣王嘗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氏既出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及周宣東遷禮序淆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也晉獻幷戎女爲元妃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姬愛幸立以爲妃終于五子作亂冢嗣邅迍邅遲也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公子昭公子無虧公子

風憲二字奇

色秀神瑩

叙法詳贍嚴密而有雍容之度中更夾以議論尤佳

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等皆求立晉獻公受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上曰衣下曰裳詩曰綠兮衣兮綠兮黃裳鄭玄曰衣綠而裳黃喻嫡妾之禮亂也以致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音離高祖帷薄不修古者謂汙穢淫亂男女無別爲不修孝文衽席無辨孝文幸慎夫人每與皇后同坐是無辨也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娙娥二容華三充衣四巳上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娛靈保休良娣使夜者十四妖幸

巳上論其悪可爲鑒

叙事實與用虛字處俱可法

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跡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爲朴（史紀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彫而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也夫人巳下分居焉）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漢法八月爲算賦故曰算民又常因算民時采女）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閫門限也禮記曰內言不出于閫外言不入于閫）權

前代豈無明禁

巳上復論其善可為法然猶有未盡善處

自古以下串結前意把一篇意思收拾殆盡

每于褋沓中風神煒煒

無私溺之受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徧著甲令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巳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淄黑也蠹食木蟲以喻傾敗也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音米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謂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莫不定策帷帟音亦委事父兄貪孩提以久其政抑明賢以

靈帝時曹節矯詔遷太后于雲臺謝弼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援立明聖隱居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專○其○威○周禮幕人掌帷幕之事鄭玄注曰帟帳中坐上承塵也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等迎立安帝年十三冲帝崩梁太后與兄冀迎立質帝年八歲質帝崩太后與兄冀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迎立靈帝年十三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于雲臺之上○霧露謂疾病也不可指言死故假霧露以言之○家嬰縲絏于圄犴○之下○謂外戚被誅也湮滅連踵○傾輀音舟繼路○輀車轜也而○赴○路○不○息○燋○爛○爲○期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神寶帝位也詩書所歎○咯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竝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謂安帝祖母宋貴人之類及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繫之此紀○美人謂賈貴人虞美人之類

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纘繼也

焦竑曰此叙文字無甚奇特然議論詳明措詞典贍并有其善可爲當代之法惡可爲當代之鑒云爾

張以忠曰筆甚整潔而雅鍊處尤多精采

光武夷險芟荒光復舊物而能首及儒雅可謂知治本矣

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治易歐陽高夏侯勝夏侯建三家治尚書魯申公齊轅固生韓嬰毛萇四家

儒林傳叙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郎透它郎迻

傳詩戴德戴聖治禮嚴彭祖顏安樂治公羊春秋獨毛詩未立學宮故凡十四博士具詳傳中

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佗行貌也甚形狀學林士人之盛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尹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以旄頭為前驅也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宮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圜繞也其後復

東京風物于斯爲美

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三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後惟公羊立學宮左氏僻後出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議郎香魏間左氏遂盛行

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作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

于世

章句之學儒之所賤至于章句漸疎當時風尚可知

舉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窮也為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

益可悼恨

書厄

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隷書亦程邈所獻主于徒隷從簡易也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音騰囊縢亦滕也說文曰縢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

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焦竑曰宋范曄撰後漢書常自擬班氏覩其與甥姪書叙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

張以忠曰局調雍雅結搆圓密贍博之中殊覺清整

宋志律曆禮樂天文符瑞五行州郡百官

舉馬班二書正見己宋書之作可以接武史漢然此書實自贍博無淺陋之病

此處正說己所以作志之

沈約宋書志序

左史記言。左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照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剏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

評 蔡邕從朔方上書云論天體者三家宣夜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精微深妙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宜著篇章云云

杜夔荀勗號稱精妙而循不逮古律之難如此

並因仍以爲三誌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潏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

晉魏景初元年用楊偉定曆晉仍之至宋元嘉二十二年用何承天所撰新法至大明六年祖冲之以古曆疏舛莫能改革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逆留進退或移兩宿更創新曆傳議欲行未施用而帝殂

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傳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既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謡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

所載詩歌繁且傳矣縱觀之亦覺洋洋可喜

天文惟記曹魏黃初以來星變

五行災妖或依據舊說或已意推準亦記曹魏以降事

聖世不言符瑞作符瑞志陋也然天人之應有不可誣者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自古配天光宅詎無徵兆

樂府鐃歌接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覬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

且周公處鳴鳥不至乎嗟鳳圖不至非無故也其始太吳者何前史未有之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名號驟易彊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故此靑州郡志自漢至宋郡縣無改移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惟云其無者則此

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猶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内偪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

前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闕也其尋按推求參伍同異亦云精悉矣

百官自古世迄宋崇階卑秩列官殊制悉著于篇用心良密矣

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啟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繇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

學所盡足蹇途遥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觀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飡終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刪蕘而巳焉

張以忠曰沈約宋書十六志唐人作晉書多掇入之

贍富博洽鮮挺蔚秀誠燦然成一家言者全書中序論往往可觀此篇該而詳客而遠故特存之



此言古人質樸文章未興識論宏遠非纖靡之句語奇麗有精色

梁蕭統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茅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繇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音追）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氷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氷之凜何哉（言王輅因椎輪而生增氷由積水而成然王輅無質積水無寒何哉蓋自設疑問以發後詞）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踵繼也厲嚴也物謂輅氷也）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

源流　賦

班固云賦者古詩之流

此言紀事詠物其流既廣不可盡載

騷

機局尨秀逸大成筆墨之

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歌事曰風布義曰賦取類曰比感物曰興政事曰雅成功曰頌各隨作者之志以明之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荀卿宋玉賈馬繼之於後。賈誼司馬相如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

外別有靈韵
詩
即詩體中亦自兹以降源流实繁矣

頌
運局最活

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下江）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漢火德故稱炎武帝居十二帝之中故稱中葉退傅謂韋孟傅楚元王孫代作四言詩諷王四言自此始降將謂李陵降匈奴別蘇武于河梁作五言詩五言自此始故云區別）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丘遲云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言此已上各軌一體互有興作亦猶鑣轡雖異馳鶩乃同也）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莫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嘆。（尹吉甫作頌曰穆若清風吳公子季札聘魯觀周樂嘆曰至矣哉此亦作頌之體）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舒布猶張

箴

整潔秀麗質有其文盖序之最勝者

設也如彼謂吉甫也總成謂總括而成也若此謂令之歌頌也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箴所以攻疾亦猶針石之針○戒警也○弼輔也○匡正也○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誄累也有功業而終者累其功而記之圖像謂圖畫其形也讚謂因而美之○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詔者照也照人之闇使見事宜也誥者告也告諭令曉也教者効也言上行下效也○令○者領也領之使不相干犯也表者思于內以表于外也○奏○進也○牋表飾也記之言志也○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書者如也序言如意曰書諸侯約信曰誓○符○孚○檄○者皦也○辭○令○皦然明白也弔問也祭祀也悲者傷痛之文也哀者愛念之辭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答客東方朔答客難指事解嘲之類三言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篇○辭○引○序○碑○碣○誌○狀○篇猶偏也偏述一章之事辭猶思也寄辭以遣詩序舒也舒

統文選中諸體而次第之辭不繁無意已簡盡

心游目想隹句

花光玉質丰姿映曜

物理碑披也披載其功美也碣傑也亦碑類誌以記其年代狀以摹其從行衆制鋒起源流間出鋒起間出皆衆多也譬陶匏異器並爲人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譬喻也陶埧也匏笙也白黑曰黼黑青曰黻言音聲彩色雖異耳目之翫不殊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余昭明自謂也監監國也撫撫軍也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晷日影言日側不知其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姬周姓也悠言遠也七代謂自周至梁也逾越也祀年也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縹青白色用以盛書緗淺黃色也帙書也自非畧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大半難矣畧除也集除也蕪穢蚩也清英妍也兼信也言文章之多若不去取雖欲

已下歷言其不入選中者俱不在前諸體之內

尊姬公孔父而不敢割裂其書識見亦卓

評畧煩簡具有法律

倍加其功大半亦不能偏覽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芟刈也夷平也剪刻也截裁也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選又亦畧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謀夫謀策之人也端古端也氷釋泉涌金相玉振相質也振聲也所謂坐狙丘議稷下狙丘稷下皆齊地之丘山也田文設館于稷下以延游說之士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高祖用食其之計將封六國後良以八事難之乃止曲逆之吐六奇陳平封曲逆侯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

雍雍奕奕

藻麗綿密匪泛然騁奇筆舌者

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紀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釆序述之錯比文華（讚以美事論言得失綜緝猶合綴也序序事述述史錯雜也比次也）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什拾也言讚論用思深遠故與篇章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彙類也）

張以忠曰秀質高文密裁美韵而筆致復鮮宕神姿

復瑩朗自是天才宏駿非止以藻麗見長

起句得大旨

韜光遁世是主意

道存身安二句一篇大綱領

詞法蒼練句句可愛

泛論道理亦得淵明衷曲

陶淵明文集序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于道親己之切無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尾閭瀉水流洩處也）

此歷引知止之士以証淵明

歷叙数事亦有條理

此歷引不知止以反証淵明

又一轉折波浪層層快人心目

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莊子觀魚于豪梁）伯成躬耕於野（伯成子躬耕不求顯）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楚子問周鼎之輕重王孫滿折之）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霍光事宣帝權重驂乘于帝後帝如芒刺在背後霍氏果遇害）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堯讓天下不居）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周靈王太子晉吹簫于洛浦仙

全篇歸重此數語

此意更卓越

形容淵明爲人處盖兩相當

正映首段賢人韜光道存身安意

去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于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璧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漢陰丈人忘機）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

閑情賦未免有男女之思

結尾一段不惟意思備足抑且詞亦峻肅

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羅大經曰此序以不忮不求為明達之用心最得調明心事而精思粹語更亹亹不窮

王世貞曰意不在酒之句調明千載知己

張以忠曰語都名勝爛如披錦

文自鄒陽來却清楚然磊落激切處不及之也

仁不可恃二語接上信而見疑貞而爲戮

魏極矜琢有曹植之澹雅

江淹詣建平王上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于燕地鄒衍盡忠于燕惠王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庶女告天振風襲于齊臺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又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于天下日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

梁極綺繡有江淹之孤寂皆可貴也

筆致新爽

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爲死三爲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之士分矣常欲結纓伏劒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缺毀也即訣字迹墮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

語俱步驟史遷而掉筆故妙

至此方見得其罪分明

上則隱于簾肆之間臥于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啓丹冊竝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于盜金近則伯魚被名于不義（直不疑同舍郎疑其盜金　第五倫字伯魚人言其撈婦公不過從兄飯）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于東越仲蔚杜門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

摧悽之言益復忼慨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覽書即出之

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鵠亭之鬼無恨于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于梧丘夜夢五丈夫倚徒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夫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葬之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爲亭長龔壽所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樓昉曰此書當兼任安會宗孟容三書看規模布

置雖同然心曲間事自有各別子長未免豪放楊惲未免忿懟子厚未免文飾此書自始至末似無不平處須是子細詳味方見得文通託此自雪若悲惋悽愴之態當于恨賦見之

張以忠曰文情激昂而實婉宕格韻俱高

